



“走”三处、“旺”三户的“内当家”

陈会联

江苏省涟水县农机化服务公司财会股长毕树堪同志,从事财会工作多年,在他先后担任三个单位的财务负责人期间,使所在单位的财务管理水平及经济状况发生了显著变化,人们称他为“走”一处、“旺”一户的好“内当家”。1990年他被评为全国先进会计工作者。

一、“走”三处“旺”三户

1.“一包两改”推动农机修造厂扭亏为盈。1984年上半年,老毕刚任涟水农机修造厂财务股长不久,该厂由于领导换班,决策脱节,企业由盈变亏,其势急转直下。上级决定让老毕兼任副厂长,主管经营、财务、供销等工作。他根据多年干财会工作的经验,从抓全面经济核算入手,制订出“一包两改”方案。一包是企业内部利润承包,从车间、科室到运输、基建等均实行利润或节约指标承包;两改是改干部和工人的固定工资制为浮动工资制,全面打破“大锅饭”。方案经职代会、厂务会通过,后付诸实施,企业生产经营状况迅速改观。实施后4个月,主产品产量、全员劳动生产率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了81%和105.5%,产值则超过了前8个月之和,经济效益也大为改观,前8个月亏损1万元,后4个月盈利23万元。全面核算办法沿用至今,使该厂一直常盛不衰,产值利润连年增加,3年上交税利260余万元,产品质量跨入省优部优行列。

2.“五统五分”,使农机公司管理上等级。县农机公司原来财务管理不科学,商品零售门市部竟然用进货价核算,严重失真;仓库进货与销售门市部不协调,购销脱节;财务股掌握不住全公司财务,管理失控。老毕到该公司任财务股长后,加强了财务管理,实行了五统五分:统一领导,分层管理;统一核算,分别考核;统一物价,分别执行;统一计划,分别提供;统一标准,分别奖惩。然后又在此基础上实行了严格的经济责任制,完善了经济核算,仅1年时间,公司财务管理、经营状况就有了较大起色,被评为淮阴市农机系统财务先进单位。

3.“三保一投一转”,使各乡镇农机站焕发发生机。1987年,老毕到县农机化服务公司财务股任职。其时公

司下属的30个乡镇农机站几乎全成了空壳,财务混乱,大部分农机作业管理费收入掌握在个人手中;会计人员素质差;大部分站工资发不出,差旅费无处报,各项工作处于瘫痪状态。他就任后第一步先大力宣传《会计法》,提高会计人员地位;第二步抓会计人员业务培训,办了五期学习班;第三步在人员素质提高的基础上,搞人员定编;第四步抓财务管理改革,实行经费集中管理、下拨使用,推行“三保一投一转”:保人员工资、保业务培训、保业务经费,结余财力投资上新项目和转为两供(供油、供配件)一修(修理门市)周转金,同时还制定了专项资金、专项费用管理办法,保证了各项工作的开展,制止了不合理支出,堵塞了收入漏洞,各乡镇农机站从此走上了正轨。现在,三分之二的站有经营收入,自给有余。

二、忘我工作,清廉从政

老毕同志何以能走一处、旺一户?其秘诀有两条:

一是忘我工作。在农机修造厂工作期间,为了清楚地掌握产品成本,他身为财会股长却下功夫背熟了主产品的300个零件和32种材料的1200多个品种的名称、规格、用途、价格,比成本会计还要熟悉。为了落实经济责任制,解决实施中的问题,他曾连续5个月都是晚上12点以后休息,早上5点起床,一天工作18个小时以上,和职工紧密团结,共同奋战,终于使该厂走出了低谷。在一次税收、财务、物价大检查期间,他爱人心脏病突发,邻居打电话要他速回,但正值定案的最后阶段,他托人带医生上门抢救,自己则坚持到定案结束才回家。

二是清廉从政。“手掌财物权,不涉半点嫌”,是对老毕从事财务工作的公正评价。在极左路线的年代里,他曾6次被无辜审查,有一次长达7个月,但次次都以“清白”二字为结论。在社会上拜金主义一度盛行的时候,老毕犹如置身世外,毫不沾染。农机修造厂基建由他负责,一次,一个建筑队长趁他不在家时送去一套好衣服,但未留姓名,他回家后硬是凭推测找到了送礼人,退还了衣服。到农机公司,农机化服务公司以后,又有建筑队、包工头送钱,送礼物上门,他把送来的1100元



父亲与算盘

王益山

(散文)

父亲生前唯一的爱物是算盘，去世时留给我们唯一的遗产也是算盘。

其实，这把算盘极其普通，框架、横梁及算珠皆是红木制成，内贯紫竹圆柱，共二十一档。都说人的气血能滋养爱物，父亲几十年的汗水浸透着每一枚算珠，确确地就把它们滋养得活了。拨动起来，极其灵滑，且撞击出一串金属般的悦耳的脆响，细听，似有丝竹之余音。父亲做帐时，右手的中指和无名指间夹着一支笔，其余的三个手指象三只灵巧的飞燕，在算盘上弹拨出一曲古朴典雅的美妙乐章。他神色庄严凝重又有几分悠然，仿佛人世间的一切都远离他而去，一“曲”终了，父亲才把两只汗津津的手掌轻抚在

算盘上，双目微闭，他乐了，醉了，算盘上反映出来的准确数据把他带进了“极乐世界”……

父亲从小至老未进过一天书房门。十岁左右随父母由江苏睢宁逃荒至安徽紫阳一带，十五六岁时在潘村一家华姓染坊做学徒。听说父亲的算盘就是在那会子偷偷地站在老板身后学会的。1956年，他成为旭光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会计，1957年就是高级农业社会会计，1965年成了峰山公社信用社的出纳会计。村民们对于“王胡子”的帐目是放心的，都说他的算盘珠从来未错过位，尤其不往自个怀里“拨拉”。父亲在五十年代盖的两间土墙草顶房屋，到25年后他去世时仍住此旧屋。于是，有的村民们又说：“王胡子最憨最愣，拨弄几十年算盘，玩了几十年的钱，还是穷家破檐。”这句话是褒是贬且不管它，反正我听了，对于父亲满脸络腮胡子的憨诚形象更加由衷地钦佩。

父亲在信用社工作，年年是先进。一次去营业所，

黄指导员对我说：“你整天替别人写稿子，为什么不写写你父亲？”写父亲？写什么？黄指导员说：“他的先进事迹还少吗？就说这次吧，后窑供销社社会会计存款时多出一百元。你父亲查出后，亲自骑车送去，当天天已黑，又下着雨。”我探访了石会计，事情当然是真的。于是我写了一篇题为《王会计锱金不昧》的“豆腐块”登在《淮海报》上。稿子短小，引不起任何人注意。但在父亲去世后，在他的党费证里我发现了他一直珍藏着的这块“豆腐块”。我的泪水禁不住地流下。我后悔，在父亲生前为什么不为他多写写长一点的稿子，他是够格的呀！

转眼父亲退休了，离开信用社时，他只要求带回跟了他25年的这把算盘。农活之余，他就拿出它来把玩。我发觉他的神态不再是庄严凝重带几分悠然，而是木木的。如同爱鸟人面对空笼，垂钓者面临干河涸池。我想解劝他，却找不到合适的话语。不久，又新建四河乡信用社，主任请他出马帮忙筹建。父亲高兴了，忙不迭地把算盘装进特制的帆布带里，骑着他那辆老掉牙的双杠自行车急呼呼地就走了。他白天管理基建，夜晚就教学员做帐打算盘。就这样马不停蹄地忙活了一年。1981年临近春节，一天早上母亲急急喊我起床，说你爹又吐血了。我赶紧带他去小柳巷医治，在渡船上，父亲大口大口地往外吐血，冬天的绿波粼粼的淮水把鲜血洇开，如同朵朵血红的玫瑰，我的泪水夺眶而出。

父亲去世了，陪葬的是一根手杖，一杆旱烟袋。为他换衣时，发现贴肉的内衣口袋里装着一本党章和一本党费证。党费证里除了那张变色的“豆腐块”外，还有35元钱。最后一个月的党费数是35元，不知父亲在什么时候填写的。35元，不多，却是他第一个月也是最后一个月的退休工资数。我们如数地把它交给了父亲生前所在的党支部，并把党章和党费证嵌进他的遗像镜框里。

如今，我的二儿子从财会专业毕业了，父亲那把极其普通的算盘传到他的手上。每当听到算盘拨动时发出的脆响，总给我一种莫名的激动，我仿佛又看到父亲口里含着旱烟袋，在神色专注地做帐。他入党时说的话“一定要心中有党”又在我耳畔回响。是的，父亲一生清贫，两袖清风，未给我们留下一分钱遗产，却留下了这把算盘和一种精神，这在我看来，是一件无价的传家之宝。

钱清清楚楚地记入了帐目，冲减基建工程费用；他收下了40斤苹果，却硬塞给送苹果人25元钱，送礼人尴尬地说：“唉，这比我买时还多5元。”他曾连续9年参加税收、财务、物价大检查，并常负责查情况复杂的单位。近几年他带队的检查小组共查出违纪金额180余万元，有

些被查单位或请他的老首长出面讲情，或送礼品请他“私了”，但他总是一不受礼，二不让步，依法办事。因此他已连续3年被评为市、县税收、财务、物价大检查先进个人，1988年被评为省财税大检查先进个人。